

烟台故事

甲午倭舰炮轰蓬菜

张世峰

登州望族蓬菜西街孙家的祖上孙应科，在清道光年间入翰林，与樊廷枚和王夔等共同主持续修《四库全书》经部，嫡孙孙星煜，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进士。吾族近代与孙家联姻，对其家世略知片鳞半爪。

近日，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黄爱杰先生告知，蓬菜第一位公派留学生叫孙继丁，也是蓬菜西街孙家子嗣，并随后发来孙继丁于1976年（时年90岁）撰写的《九十回忆》自传影印版。阅览之余，心潮难已，特别看到孙继丁童年亲历光绪甲午“吉野”号等3艘日舰炮轰蓬菜城的记述，更感觉是弥足珍贵的史料。

孙继丁传略

孙继丁，字炳炎。其父孙丽天因家道中落，弃儒从商，于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初举家赴朝鲜汉城、釜山谋生，同年9月23日孙继丁在汉城（今首尔）诞生。

六年后，孙家因避朝鲜内乱回国，在蓬菜西街（今钟楼西路）道南行医并经营药铺。孙继丁自幼入私塾，读四书五经，后入登州中学堂，因学业优异被保送入山东高等学堂正科，专修英语，毕业时奖给中书科中书，参加清华学堂留学甄试获备取资格。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入清华学堂，获第三批庚子赔款赴美留学，入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机械系攻读电气工程。学成回国先后任私立南开中学物理及数学教员、南开大学教授；应邀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，受清华大学聘任为物理学教授；被北洋政府交通部派任为津浦铁路济南机械厂工程师兼厂务视察。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孙继丁超前运作，派员到铁路沿线和煤矿搬运物资和设备，几经辗转至四川广元设立机器厂，同时与陕西省政府合营同官煤矿，使其成为抗战大后方军民的主要能源来源。其后调任国民政府铁路局专门委员、兰州西北公路局副局长，负责将河南省逾2000名灾民从西安运至新疆奇台县安置。

炮火坠年关

据有关甲午海战的史料记载，日军为了攻打威海卫而在山东半岛登陆作战，连续两天由海上发炮轰击蓬菜地区，佯攻作战之后，实则以三万之众在荣成附近登陆，主攻威海卫。日军第一次炮击蓬菜那天，是光绪二十年甲午的腊月二十三（1895年1月18日）下午，当时孙继丁七岁。他记述道：“曾听到震心的炮声、刺耳的弹声从头上飞过，而今回想，我是险遭不测的一人，也可说是大难不死的一个。”

他对这一天的回忆，是冰火两重天的感受——落难的惊恐取代了迎年的喜悦。这天是农历小年，蓬菜的习俗是祭灶，供奉祭品之外还要烧香、点蜡烛。蜡烛是极细小的那种，蓬菜人叫磕头烛。下午母亲让他去买磕头烛，他还没走出家门，惊天的一幕就发生了。他不及门上的倒门高，正在往门上爬着开门时，忽然听到似乎不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，头顶上也有尖锐而巨大的唿哨声，吓得他返身跑进屋

里。生病躺在炕上的大哥告诉惊魂未定的他，“轰隆隆是日本鬼子发炮打我们，尖叫声是炮弹掠过你脑袋上的声音”。说话间，父亲从北城墙上跑回家，喘着粗气对母亲说：“我看见至少两艘日本鬼子的炮船向城里开炮，快把我给两个小孩子预备的衣服让他们穿上，准备上供的馒头每人给他们背上几个。”他看见母亲给他穿衣服的双手在颤抖，接着父亲嘱咐母亲，自己先带两个小的去逃命，“你在家照顾好下不了炕的老大，你怨不得我们，能不能再见就听天由命吧”。在母亲“不要被逃难的人群冲散”的呼喊声中，父子三人逃出家门。

日落之前，来到南城门口，父亲紧搂着他二哥挤进水泄不通的人群，侥幸地走出城门，向南奔去。踏着积雪未消的山路，夜行七八公里抵达（南王街道）范家店村，落脚在村西头的关公庙里。他们挤在一铺炕上，父亲心里挂念着城里的妻儿难以入睡，二哥不久就酣睡，而他心中却惦记着祭灶之后好吃的祭品，于是对父亲说：“这时候妈妈和大哥在家吃糖瓜和糕饼了吧？”父亲打了他一耳掴子嗔怒道：“他们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你还在想吃的呢！”他接着写道：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挨父亲的打。后来自己想想，也真是该打。”

至于前面提及的父亲为他和二哥预备的衣服，那是长辈们在乱世的护幼周全之举。逃难之际，最怕孩子被乱兵和人群冲散，遂为每个孩子誊抄家谱和三代人名称一份，备些许贵重物品，一并缝在各个孩子的冬衣内，以便走散后有人收留和联络。

逃难遇真情

人在境遇触底时，最能感受守望相助的温暖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赶往距城南17公里的小门家镇宋家村，离开范家店村头不远处，遇到宋家村李姓忙子哥。原来忙子哥已知晓鬼子炮轰蓬菜城的消息，便牵着牲口往城里赶，接应他们去他家避难，恰巧在此相遇。兄弟二人骑在牲口背上，不到晌午就到了宋家村。第三天，忙子哥又赶着牲口进城，将母亲和大哥也接到他家，一家人团聚无恙，相拥而泣。忙子哥全家人站在一旁，憨厚地露齿而笑。

忙子哥为西街孙家耕种几亩薄田，在庄稼收成的分成上，双方互敬互谅，从未红过脸，素常彼此以家人相待。李家并不富裕，房屋也没有富余，孩子们都住在存储牧草的厢房屋里，睡在草堆上，觉得又软又暖，颇为惬意。孩子们少不更事，背井离乡却度过了快乐的甲午新年，父母的心情则

愁闷无解。过了正月十五以后，全家人迁往距宋家村2.5公里的吕家沟村的亲戚邢家安居。父亲传承祖业，从祖父那里研习中医之术，在逃难乡居时经常为乡民义诊，受惠的乡亲病体康复后都会送来米面、瓜果和肉蔬答谢，很快就和周遭的人混了个脸熟。

乡民们的淳朴善良，民间的互助情谊，是人性的光芒，治愈了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绝望和恐惧，也找到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心和希望。

童稚观时艰

苟全性命于乱世，却让孙继丁过早地见识了与城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，耳濡目染中感受到生存的不易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奋发进取，精于学业的潜在动因吧。他们在乡下避难之际，恰是青黄不接之时，却是拾取烧柴的好时节。父兄们入乡随俗，与乡人上山打柴。他因为人小，干不了什么活计，就跟着去玩。玩耍之间，体悟到乡人艰难度日的生存之道。同行的叔叔哥哥们在田头憩息时教他拔豆根玩。豆根本是不准拔出做柴用的，留在地下自然腐烂，即变成肥料。

冬去春来，农民忙着往田里送粪。肥料盛在柳条筐中，左右两个用麻绳捆绑在鞍架上，放到牲口背上驮运。山路崎岖，驴骡驮行，搬运便利，其间夹杂着上山的人流，形成一条迤迤的长蛇阵环绕山际。这期间，孙继丁度过了乡下生活最快乐的时光，他叙述道：“我则坐在鞍子后面的牲口背上，嗅着野花香，听着鸟鸣，好不自在！”

避难期间，父亲时常带着二哥回城打探消息，回来后谈及大哥已订婚尚未过门的嫂子在鬼子的炮击中遇难，炮弹从嫂子娘家正房穿堂而过。他写道：“嫂嫂死亡，也不知是中弹而亡，还是被炮弹吓死的。”他们全家在吕家沟村住到四月底，于端午节前回到城里西街老宅定居。

他在台湾省追忆这段尘封往事的末尾写道：“当年日兵在荣成登陆，指向威海卫……如今日在台之荣成、文登二县之乡先生们将身经日军登陆与轰击威海卫之详情见告，即可尽知甲午之战山东沿渤海各地所受的破坏与惨状……”这足见孙先生直到迟暮之年，对海峡对岸的故乡依旧念兹在兹。然而，人生的大限决定了他不可能等到那一天，也没有机会去亲吻睽违太久的故土与亲人。

他逃难时驻留过的村庄，一百多年后，村名未改，模样已换新装。这片土地是多么期冀当年的少年郎能再回来走一趟，哪怕是看一眼炊烟、品一口饭香。

往事如昨

坐车，真过瘾！

战军

每次坐车，总会浮想起小时候坐车的情景。我小时候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沟长大，三面环山，稀稀落落的几个山村互相交错排列着。离山不远就是一个大型矿山，汽车不分昼夜地奔跑着，有当时知名的“大黄河”“嘎斯”“解放”等卡车，让我们这些小孩子羡慕不已，总想找个机会坐坐。

小时候别说坐卡车，就连坐一次马车、牛车也觉得非常高兴。有时候上山帮农民干些农活，需要走很长时间的山路，等到了地方脚常会磨出水泡，这时候最盼望有一辆马车、牛车从身边路过。当我们听到远远有赶车的声音，就大声地招呼，车把式听到我们的吆喝后，路过我们身边时就不紧不慢地把车停在路边，我们一拥而上坐了上去，也不管车上拉的什么，哪怕是猪粪也不嫌弃。车把式把鞭子一挥，马车又欢快地拉起来，坐在车上的我们，享受马车摇晃的快感，摇晃越大我们就越兴奋，那种瘾头永远也不会消失。

坐惯马车的我们，觉得还不过瘾，就想坐个卡车试试。我们小孩的家长跟司机处理关系，送点烟酒之类，于是我们就平生第一次坐上当时最豪华、最宽敞也最威武的“大黄河”。坐上去一看，果然非同凡响：一个很大的驾驶室，就像一间房子似的，可以坐满七八个人，驾驶员一个座位，驾驶员边上一个座位，后排两个座位，一台大型发动机在中间，汽车发动时会发出隆隆的声响，我们觉得这声响简直太美妙动人了。等到车启动了，看着周边的风景开始移动，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方向盘，盯着前面的大玻璃，盯着眼前的路，别提多么过瘾。车出了厂区，开始在并不宽的泥土路上奔驰，马路两旁的大树迅速向后闪过，把村庄一个个甩在身后，我们在车上感受着车的颠簸，都说过瘾。

这个小山村慢慢地有了公交车。我们第一次坐上公交车，从这个小山沟去往外边的世界，觉得比坐大卡车更过瘾。有一年好不容易捡着个空闲，我找了几个伴，东拼西凑弄了几个钱，搭着公交车到了市区，第一次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大楼，看到了宽敞的公路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企业牌子，更是第一次看到了大海，满心的欢喜至今不忘。

坐车不为别的，就喜欢机动车那种有韵律的呼哧声，喜欢看那匆匆掠过的风景，自己的心境也随着风景的变化而起波澜，让梦想的远方走进自己的心胸。

坐火车不管距离多远，我都喜欢在硬座上享受车轮的旋律，仿佛能与我的心脏引起共鸣。坐火车最好是在风雨雷电中，感受风雨交加，斜着而来的雨打在车窗上，形成了一股股瀑布般的急流，我仿佛成了风雨中的仙人。

车速越来越快，坐车的瘾头也越来越大，高铁时代来到后，城市间的距离被压缩，风景也会被压缩，那种车轮颠簸的韵律感在不自觉中消失了。人们在车厢里开始享受那种休闲的静谧，似乎没有人再去关注外面的世界，大都拉上窗帘，闭目养神。这时，我依然喜欢像往常那样仔细感受车轮与轨道的撞击声，喜欢看窗外那飞驰而过的风景，将手机摄像镜头对准窗外的一个个连续变换的风景，录呀录，一直把手机的空间灌满。如果碰到日出日落，我会像夸父逐日般，将初升的太阳、落日的余晖通过手机发到网上。我还会把拍摄的视频整理好，在电视里反复播放，感受曾经的生活经历，体味坐车那回味悠长的感觉。



老物件中说胶东

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

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
电话：0535-6684726（浩洋老师）